

廣川書跋

上





廣川書跋序



笈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
 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
 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欵識在祕府
 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
 在遠方若溪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撫墨
 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別真贋
 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

虞川書跋 一
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偽不能惑察良工之所
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
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
存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爲哀集在者得書跋釐爲
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俾
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

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斧謹序

廣川書跋目錄

卷第一

父乙尊彝 虞

雌敦 虞

鬯尊 夏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商

仲作辛鼎銘 商

狸首豆 商

著尊 商

圜觚 商

象觚

一柱爵

牛鼎

二方鼎

古豆

螭足豆

義尊

著尊

虎彝周

雌彝周

鬯洗周

烏鍾周

雲雷鍾周

古盤銘

叔郭父簋銘

伯孝父簋銘

伯巢父銘

旅卮銘

鬻簋銘

尊鼎銘

卷弟二

石鼓文辯文附後

毛伯敦周成

魯尊彝銘伯禽

龔伯尊彝銘周

叔繇鼎銘周昭

伯庶父尊敦銘周

商洛鼎銘周成

盃銘周制

史伯碩父鼎銘周宣

鉅仲寶匱銘

鉅仲寶匱銘

杜孺鋪

方甌銘

紀城敦銘

卷第三

周姜敦銘

晉姜鼎銘

孔文父欽鼎銘

大夫始鼎銘

宋公經鍾銘

宋平公

宋君夫人餽釵鼎

餽鼎銘

朱景公

宋公寶蓋銘

邛仲頰盤銘

周

周舉鼎銘

晉平公

癸舉器

亶甲觚

齊豆銘

薑鼎

齊子尾

甘鼎

齊藥氏

王子吳欽鬲

寶蘇鍾銘

虢州古鍾銘

景鍾銘

銅敦銘

臨淄戟銘

延陵墓字

佳城銘

卷第四

秦公敦銘

大公寶缶銘

秦和鍾銘

詛楚文

秦權銘

秦銘

嶧山銘

泰山篆

金人銘

程邈篆書

卷弟五

古鎗銘

谷口銅甬銘

漢甘露元年

成都石室銘

文公學生題

闕

闕

權銘

王莽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章帝書

寔石銘

永建六年

韓明府碑

元壽

樊常侍碑

延熹元年

孫叔敖碑

延熹三年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延熹四年

西嶽華山碑

延熹四年

郝閣頌

建寧四年

慶都碑

蔡邕石經

熹平四年

石經尚書

石經論語

朱龜碑

光和六年

小黃門護敏碑

中平四年

周公禮殿記

初平五年

四皓神坐

君子公昉碑

天祿辟邪字

楊震碑並陰

光祿劉曜碑

橋太尉碑

卷弟六

鍾繇賀表

建安二十四年

皇象隸字

吳

七賢帖

別本七賢帖

司馬整碑

晉太始四年

太公碑

月儀帖

告誓文

永和

蘭亭敘

成都蘭亭敘

黃庭經

三

畫贊

樂毅論

全文樂毅論

別本樂毅論

高紳樂毅論

狸骨帖

逸少十七帖

逸少八帖

畚廋元規帖

硬黃

洛神賦

洛神賦別本

子敬雜帖

子敬別帖

王中令帖

王敬別帖 二

羊欣薄紹之帖

鄧文碑 後秦建元十二年

銅鼓銘

盧陵王銘志

寶鼎碑 後魏

瘞鶴銘 梁

蕭子雲別帖

烏丸僧修志 梁

智永千文 陳

張龍公碑 隋

隆聖道場碑 大業元年

卷第七

砥柱銘 貞觀

禮泉銘

歐陽詢帖

虞世南別帖

薛稷雜碑

李衛公書

褚河南聖教序 永徽

遂良帖

辨法師碑 顯慶

碧落碑 咸亨元年

別本碧落碑

歐陽通碑

歐陽通別帖

智乘院碑 咸亨四年

崔敬嗣墓誌 長安三年

陳昭題名 開元

六公詠

御史精舍碑 開元

盧舍那碑 開元

尉遲迴碑 開元

李太白藁

張旭千字

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別本

郎官石柱記

張友正草字

崇徽公主手痕碑 大曆

卷弟八

魯公祭姪文 乾元

磨崖碑 大曆

放生池碑 大曆

王密碑

摹畫贊

新驛記

李陽冰篆千字

琴銘

徐浩寶林寺詩

徐浩開河銘

徐浩題經

懷素七帖

懷素別帖

懷素洪州詩

北亭草筆

高閑千字

遺教經

鑄鼎原銘 貞元

陰真人詩 貞元

李翱題名 貞元

桐柏廟碑

撫州六詠

絳守居園池記長慶

園池記別本

陰符經序開成

金剛經會昌

武昌詩

衡州門記大中

趙璘登科記大中

于範書

唐經生字

整屋尉題名

津陽亭記

卷第九

劉統軍碑元和

又別本

田弘正家廟碑元和

徐偃王碑元和

平淮西碑元和

羅池廟碑長慶

為李文叔書

為陳中玉書竝羅池碑

黃陵廟碑長慶

為王持國書黃陵碑

李干墓

孔戣長慶

處州孔子廟碑咸通

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

李後土蚌帖

李主集賢院書

為張潛夫書官法帖

為方子正書帖

石曼卿書

畫錦堂記

萊公事

顏泉記

寶章集

元符二年刻

為邵仲恭書寶章集

僧伽傳

魯直作烏絲欄書

廣川書跋目錄

終

廣川書跋卷第一

宋 廣川董道 著

明 古虞毛晉 訂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為雌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

以會爲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雌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爲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雌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爲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爲義雌爲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雌寓屬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

人尚質其稱蓋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諡自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爲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雌敦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爲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

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量按也其制兩雌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邠牧敦哉敦號姜敦皆有款識此器特異疑爲商人製也余考之雌寓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爲雌鼎

罍尊

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晉梁孝王有罍尊

戒後世善寶卽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余考之漢謂罍尊蓋彝卽罍器也卽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之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雷之象以其爲罍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蓋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耆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日伯作父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爲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甫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爲敘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狸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趺爲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

豆也政和三年祕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爲狸謂射以狸首爲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豆宴賓客因曰商狸首豆或以問曰狸首爲豆禮乎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狸首樂歌也射以歌樂爲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夫如此故詩以時會爲意而且有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饋食之豆薦羞之豆恒

豆水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狸首以爲別邪且刻畫祭器博庶物也雖卻仄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爲節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廉爪而饕餮攫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采蘋且又寓之邊豆簠簋之間邪

著尊

著直
略切

內府古尊皆嘗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爲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黼無脰有足壺尊有脰著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魯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朝獻用罔著尊饋獻用罔壺尊以壺爲尊蓋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爲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爲据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爲著略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爲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

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爲商觚古量比今纔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爲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爲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

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謂救僂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爲圜漢不知觚爲廉苟以尙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爲也後世不考其制以爲此但取喻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圜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爲雲

甯飾足爲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饔東北面獻公公拜受爵觚之別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爲象觚然觚亦爲象飾邪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差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爲象觚竊爲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丘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一柱爵

祕閣有爵一柱以度按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五分濶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雷下爲饗饗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禮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方今天子以興禮樂爲務意者天以三代之禮行乎不然此器何爲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有會簠簋之有蓋也必三柱加上以覆持之爵有坫反而加其上

者以有柱也今爲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觶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虞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坫故不及反反者以坫示其醜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爲主古之爲器以雲雷爲飾非特謂氣烝而澤潤其以爲物之需者如此至于饗饗異獸也以是文之爾貪財爲饗貪

食爲饗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自食其身爲太甚也

牛鼎

牛鼎無銘識管內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爲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盡爲牛首知其爲牛鼎也荀爽曰鼎象三公之

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鐵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爲異然豕鼎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夫以上有之其別以飾至於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說考之合矣其三代之所

用也

二方鼎

祕閣方鼎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秬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如三禮鼎器圖者最古謂以銅爲之三足者鼎也其後劉向謂湯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漢得魏

鼎適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說謂秦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諸儒許慎蘇林如淳顏師古輩皆謂禹之鼎惟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圓與祭用鼎鬲無所異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丘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翁難

乙灼白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爲鼎四分其足以有成者雖禹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四足矣今世之有魯公文王方鼎有單槩方鼎有王伯方鼎有陀員庚子方鼎惟祕閣方鼎其大受斛其飾爲羊此古之所謂羊鼎者也或曰魯公方鼎其銘爲尊彝單槩之鼎其銘爲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爲寶彝一作其制與祕閣方鼎相類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何哉余

考之曰禮有六尊六彝六尊以待裸六彝以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曰棗盥盛告絜故逆盥以受膳人之盛視鑊以受烹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制矣然彝卣罍同器而尊則與彝同薦太祀六號器同謂之盞蓋以彝器爲常器盞以持而獻也故黍稷稻粱醯醢牲牢同謂盞者惟所用以有別也傳曰以壺爲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爲尊以鼎爲彝以鼎爲盞其爲尊彝與盞同制有所本也今考父癸方彝

其制鼎也孔文父歛鼎其制尊單鬯從彝其制鼎盃與觚皆具蓋宗彝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以享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跗如盤禮官疑之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儒官考定蓋朝廷講禮既備將大革器物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哉余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

于彛

都騰反

傳曰瓦豆謂之登豆之制則同毛氏謂

瓦爲彛木爲豆不知古者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醢七菹三醯此豆實也清廟未食則爲朝事以菹醯爲薦至于薦孰則羸麤蜺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羞主婦右之則有羞豆加豆有鐙有挾故禮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人當獻□于尸則執醴

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爲之受四升此宜梁院正湛相承以白絕於禮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

螭足豆

上方出銅豆螭蚨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學號螭足周豆足爲盤螭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淺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

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蓋存焉其與簋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餼也夫豆宴豆羸廬胝魚其爲加豆芹蒲落筍羞房中之豆醕食糝食不爲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爲敦甌

盤杆亦或用以為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

古之食禮如此

特牲饋食禮曰筵對席佐食分簋
錡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為有

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
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從周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

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

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嫵娑然今無

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据笞劉杏號博

識雖知康成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

出酒笞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

嘉中曹疑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為牛象杏蓋

未嘗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脰合如全牛時受

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為異杏乃謂鑿頂及

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

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

書盡得考之矣乃画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

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爲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爲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爲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爲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雷回雲紘有旋動之勢

此固爲周制也又有獸傳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榆剛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數目顛脰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爲薦所以致飾也

虎彝

廬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器京兆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予攷

於書宗彝謂虎雌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雌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爲虎然虎雌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爲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雌彝自爲二器蓋周所制也

雌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大者爲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岐尾如雌腹下空可以懸故爲罍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占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之制如此其以爲絺繡倣此而已後世作器文采日以加緝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雌彝虎彝或器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彝未見有二

物同一器者蓋嘗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為宗彝故書舉虎雖但曰宗彝其說在祖乙之雖彝至此余竊疑之其為斑文者虎也岐尾者雖也此豈古之備二物於宗彝制邪

壘洗

祕閣有壘其高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余按壘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壘壘水在東冠禮設洗直于東榮壘水在洗東

蓋古者祭祀燕會皆用壘洗所以盥也壘貯水洗受水凡行禮者盡然君尊不就壘故有匝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靄與壘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為文取精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蟲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烏鍾

祕閣烏鍾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

分其重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閒容六舞閒容四于閒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縛也其銘作鳥形祕閣謂畫鳥爲象以自別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籀籀文鳥象鳥形而點目以鳥目可見鳥目不可辨篆文曰從鳥而鳴亦鳥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火伏屋爲鳥此周受命之符也鼎著以鳥或空本于此余考蠱鼎鳳鼎皆以銘器安

知鳥非其以名著邪

雲雷鍾

御府有鍾無款識可考然鼓閒一雲一雷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爲之說者以爲周鍾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按得高六寸三分衡甬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橫四寸兩樂相距六寸橫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舞其體也甬衡其柄旋幹其所縣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

鎮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是故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厚而圓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余信以爲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爲舉蓋而進之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匱盤也匱以注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簋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考其識曰叔高父作鬯簋按古文高當作郭鬯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爲中爲衆與今文無異蓋人三衆也簋形圓而楯如龜原父因歎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用簋疑禮家無所据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有內圓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龜形容量不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知爲簋也

傳曰豆實三而觶豆爲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按之周一斗一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爲一周隋則三而爲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二升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卽據以爲制不知三代禮器蓋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爲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爲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慎疑如此

伯孝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孝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爲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爲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簋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簋簋曰以木爲之容斗二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

不知旒人爲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旒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簠簋大夫刻爲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楛而圜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爲飾於蓋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

伯巢父銘

古甗皆有蓋有秣其下可爨上可幕以爲丞塵者也許慎言後改爲甗甗甗甗形相類不可便爲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甗獨存也觀廩人漑甗甗司空濯豆籩便知甗非甗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音彥今人作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其數故其次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甗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巢父作旅甗知古之爲甗以備薪烝者非一器也考古

圖以薰作溫今按籀書溫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廉謂進也王存又瀘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爲瀘

旅匱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余隋韻始爲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晉人得於萬年涸中歐陽文忠釋其文曰弔伯作煇匱考之於字煇當作旅以王存又書考之匱則沱字今文以沱爲池空在

不加考也禮器有匱而無沱匱爲方中也則此器爲匱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爲匱若缶爲匱杯爲匱籩爲匱簋爲匱其取類衆矣篆文匱从方而古文不用疑晉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論匱謂爲盛水器陸灋言劉臻以爲類稀蓋古所用以酌也漢人或謂形類羹魁中有道可以注水故懷羸奉盥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羹魁異矣是匱之類不一疑漢人

所見與也

鸞簋銘

先秦古器有鸞簋楊氏古器圖有鸞甗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鸞也不知簋盛黍稷且又可亨飪耶考其文協當為旅今字學諸書有據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為鸞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梁者以簋故有八簋六簋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

以眾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亨享非一器也

尊鼎銘

李保季得鼎于長安耕者其銘曰集作尊鼎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鼎異形其制似鼎者此鼎尊也呂大臨疑孔文父飲鼎為壺尊之屬而銘以鼎蓋古之制器自有據而鼎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名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

廣川書跋 二十二
鼎五銘曰夆作尊鼎與保年鼎同文但夆字刊缺
不可識疑此鼎是也

廣川書跋卷第二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篆籀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
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
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
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
鼓爲無所據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
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迺得於韓愈韋應

物以其文爲正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
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
畫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別之部類中後世得考
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
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投獵受朝宣暢威靈懣讐夷
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
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辯故論各異出也嘗考于書
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

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
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
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
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
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張懷瓘
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作
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美其知
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

廣川書跋 二
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山以合諸侯況小疋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

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咎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絕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季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

侯而盼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咎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譌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邪曰變之柔矣作洛皇門

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教此可謂無所据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邾所作也邾以功受天子命服赤
 芾彤冕黃裳鑿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
 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
 曰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邾王呼內史冊命邾王
 曰邾魯先王既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
 父以毛伯為毛未鄭歐陽永未書以為據楊南仲
 呂大臨以鄭為邾說文并作異因以為證古字繁
 省雖不可盡考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并不從

曰其文與甚不知何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邾
 鄆等字呂忱謂邾為周大夫名邾為畿內地名惟
 名不可以字義知之而地邑或以為名亦不可知
 然則呂忱獨以邾為周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據傳
 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並為王臣仍為
 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以采邑稱春秋時
 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封為畿外之國考
 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子其受封在滅

商後今日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赤芾鬢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以爲寵者知爲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彝銘

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此其後得古文出字傳模旣失又改爲𣎵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囟蓋爲魯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囟公諸儒不能考定或以爲鬯者非也以古文考之其書以鹵爲魯在漢猶然其作囟者蓋古者簡質其省文亦自有据宐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二戴爲書謂其說可信至于非二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

廣川書跋 六 汲古閣
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爲過蓋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於禮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

龔伯尊彝銘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奇獸口圓上周以回文下畫爲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剡尊彝故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其制如此虞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

彝尊罍以次剡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爲上尊卣爲中罍爲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爾考于禮書犧象著壺大山此尊也鷄鳥斝黃卣雌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爲雲雷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爲古文雷字故以鷄彝盛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裸爲奠不飲朝踐尸飲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爲奠則

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飲三可
 以獻卿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酌音印尸三獻故
 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盎
 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卽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
 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名蓋
 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設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黃金
 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
 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

士以梓其說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
 信龔伯尊彝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蓋當作益公
 原父以為非諡所見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隸書始
 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諡益音益為益自當以古文定也
 吳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異與願同古文作
 醜自當從篆

叔繇鼎銘

繇音鑿

叔繇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

王在宗周王命叔繇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爲宗周卜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還在豐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遷故黍離閔宗周宮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幽王之前可以考也史自共和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之年久

也昭穆皆有二十二年則叔繇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鬲彝尊鼎蓋宗廟之器說者以木橫貫鼎而舉之謂鼎然易之鼎象則爲金鉉豈叔繇之鼎以爲金鼎者耶尊彝有六其器也則用本朝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霽終者今見於此鬲鼎之銘又曰霽始霽終古者以霽爲善其文與今同此其謂善頌者也

伯庚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庚父作王姑舟姜尊敦世或疑舟爲丹又以爲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按也如伯庚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寧爲丁丁爲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間耶庚父知爲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爲有益飾者豈庚臣得用哉知周無丹

氏井氏劉于侯國者舟也齊在周爲大國世與姬爲媾以國聘者在名則爲太姜少姜在諡則爲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爲齊姜晉姜衛姜蓋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爲諡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庚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爲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

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庚父爲齊子也或疑爲王之姑者則以周爲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爲姬氏或當以異姓爲姑姊妹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揜也尊敦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爲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按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

于銘曰惟十有四月旣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誠生尊鼎原父以丁爲寧其說是也周旣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月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卽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宮之君請復之

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卽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咎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之

盃銘

伯王穀子作寶盃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咎許慎以盃爲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盃爲味陸灋言以

盃爲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爲鑊而以鑊爲甕甕爲器盆之大者盃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盃不可謂鑊孫強亦以盃爲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鑊爲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雖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盃爲鑊則失其制久矣灋言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

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盃西後陳鼎於阼階
 爨為竈盃即煮薦體之器也升食者自盃以受於
 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實鼎曰胥音實俎
 曰載肩臂臠謂之前體膊胙謂之後體正脰橫脊
 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盃盃別
 一鼎盃中肉孰各升於鼎故取於盃以實鼎取於
 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薦孰禮之成也後
 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祀有

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辯則盃廢
 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按其權
 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
 尺有一寸二分徑尺有六寸九分受一秬二斗重
 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
 五寸八分其受一秬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

吉巳子史伯碩父追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
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利缺不可識或謂支干
相配五行無巳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哉
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
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之五
行之用然也戊巳爲土戊爲土生巳爲土滅剛日
不用而以巳配者蓋用其剛必卽柔以成之今術
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

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
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爲
厲王世魯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司伯則不得
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頴鼎銘同其皇考舟
母或以碩父爲頴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爲配至
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頴或與碩父爲
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鼎二以釐仲爲皇考而以
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

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斬綽縮眉壽或爲說曰縮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況以秦文考之耶

姬仲寶匱銘

古人制灋其書已亾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匣其大若

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能考以灋數惟其銘曰姬仲作寶匣劉原父釋曰寶匱匱於禮爲櫝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匱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匱不从竹後人因之从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匱从夾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爲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或疑篋未有範銅爲之此

猶以从竹爲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嶮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爲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爲也豈但盡用竹哉亞之忍翻訓曰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爲張仲誤也

亞仲寶醫銘

上方所藏旅簋至衆獨無旅簋呂氏考古圖所載

備矣大抵皆簋也嘗考其銘切有疑於此矣簋簋古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簋翁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爲一器但方圓異爾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蓋爲龜此古醫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翁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亞仲寶醫原父固以爲張仲所作器也醫又作医余按亞伯之器旣曰

匱矣今而則又以匱爲匱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按之則爲匱與簠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旣廢簠簠之制尤失至以方圓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爲傳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

杜孀鋪

禮器無鋪古者陳獸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簠从甫

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爲之或從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簠稻梁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簠圓曰簠簠內圓外方簠內方外圓余竊疑漢人不知何所据耶古器存於今者簠不圓則簠不方可知矣今日鋪尊則以簠爲尊受飯爲簠受飲爲尊以受飯之制爲飲之制器則其制固空異矣

方甌銘

李氏甌無秣銘曰方甌或疑其制余爲考之古者

謂鼎上下大小若臚曰鬻亦鬻器類虬古文作虬
今仲信父之銘則作虬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
一其制矣紀有虬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
於饗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
君之器自異而紀侯之虬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旣滅之矣崇
寧元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甚

其大若盤可受今二斗二升者嘗考之鄭康成以
敦爲槃類賈公彥曰以木爲之今世所得古敦制
形大類鼎高黼虬乃知其說異也盟會玉敦當以
玉爲之不在飾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
黍稷若合諸侯盟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
夫以銅爲敦用以烹飪也則其制宜與鼎鬻類若
以玉爲敦則不可以爨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
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石鼓文

避我字車既工通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

駢鄭音寶郭云恐君子鼎鼎古文遺遺良涉反

員旃麇鹿速速君子之求□□肉薛作首鄭作

作弓薛作弓趙本兹古以寺諸家皆避毆其

特薛鄭皆其來趨趨亦亦趨趨許建反一夔夔

音義未詳石即避今作敬與禁即時麇鹿趨趨

陳知反薛其來肉薛作首鄭云既施本無避毆

其樸其來遺遺趙本有射一本本作避其瘠音義

蜀

右一薛作辛文鄭作丙文

汗毆古也字又郭云河沔鄭叶作綿丞郭云讀

馭籀文皮字淖淵鄭音鯉處鄭叶之君子溲

籀文之之瀉瀉鄭云即漫字又通鯨所加反其

旂今作趨趨薛作散鄭作帛古文泊魚樂樂音

薛作其盞鄭云盞亦作盞讀氏鮮黃帛其鱉連

反鄭作鮒又鱒鄭云即鮒音白又鯢鄭云即鮒音白其胡乞及反鄭孔庚羅

謨官反籀文巒字之夔夔反丞若音汗今作漣漣漣漣漣

鄭作博即遙字其魚佳通維可通何佳鯁佳鯁可佳鯁可佳鯁可佳鯁

符霄反之佳楊及桺

右二薛作戊文

田車既安郭云大么勒驛驛一作○眾一作

既簡左驂旂旂右驂旂旂遘渠季呂濟于遘原

字遘鄭作陸戈世阼鄭作阼宮車其寫今

讀如卸秀弓寺時射麋豕孔庚麇鹿雉兔其○又

作旃鄭云今其○趨鄭云作奔大鄭本有囿字

直字也出各亞施云汗簡作亞○果薛作界

思字郭云恐是臭字執而勿射○庚趨趨郎

與轢同切鄭云君子迺石本作迺樂郭鄭云迺今作攸

右三薛作丙文

○鑿車攀石本作救真鄭

即填亦作鎮○弓孔碩彤矢○諸本馬其寫作四

六轡驚驚鄭云五到反讀若遇諸家竝闕一字無重文 迋諸家鄭作徒 馭鄭云即 車載衍

馭孔度廊薛作廊 宣古宣字 搏搏啗鄭云即 車載衍

籀文道字 徒如章遼溼通作 陰陽赳赳七走反 六

馬射之矧籀文族字鄭云借作鏃字 迂今作徐 如虎獸麇諸本作鹿

如 多賢迪鄭云今作狗 禽 避兔薛作鹿一作兔

允異

右四薛作丁文鄭作戊文言策命諸臣

天一本無此天字 雷雨 湫今省 迄湧

盥止遙反 涿鄭云今作涿 君子即恭

湫汧毆也 泊泊淒淒 舫舟鹵薛作恁

逋鄭云即歸 自廊薛郭作廊鄭 徒駿湯湯

佳通 舟吕衍或陰或陽极其輒反鄭云即 淡吕

戶一本無此 于水一方勿 止其奔其敌鄭云今作

其吏古文

右五薛作王文鄭作辛文言漁狩而歸

猷乍籀文 遯乍 衛即導 遙我嗣鄭作洽字 除

帥攷

被序

音序郭作阪

莫

薛作辨音莽郭云恐是莽居蚪反鄭本作算今

省作爲卅

石本作卣施云卅三十也蘇合反非世字也

里

微

薛作

微鄭云未

一本無此重文

迨

薛作迨鄭

罔

薛作罔鄭云亦作罔

詳音義

柞械其

椴格

讀作皓方老

反薛作格字

庸鄭云未

其麥

薛作華鄭云亦

詳音義

鳴

亞箬

薛郭作籀文

其麥

鄭云亦

爲所旂

斿

薛作憂鄭

今作夔

籃

郭作籃云籀

文籃字今省

衛

百對

樹

合

薛鄭音合鄭云疑

卽畲字

音響又模本下有孫字非

右六

薛作庚文鄭

乙文言除道

而師

而師

而師

而師

而師

而師

而師

而師

而師

鄭本有

度左

此字鄭

本有

滔滔

是裁

說文古

熾字與

此相

不具

奪

薛本有

碎

字闕音

後具

肝

薛作肝鄭

來

其寫

矢

石本作災薛

作尖鄭作矢

具

來樂天子

施云鄭本

下有來字

嗣王始

古我

來

右七

薛作甲文

鄭作壬文

被走

驕

鄭音

馬

鄭云今

哲若

石本作

糝薛作奔鄭

云卽若字古施云說文與微同 雉立其一之

施云宿二本下皆有 止字按此本作之字

右八薛作巳文 鄭作庚文

施云此鼓最磨威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

遯水導 既平既止喜薛作嘉 樹剝則 里天子

永寧寧 日佳維 丙申申 遯其用衛馬既申救

肅肅施本作康康 駕左驂駮駮五到反 駮駮鄭音

邀扯子一反鄭云疑卽撻字 女通汝 不 翰郭云籀文翰从飛鄭音附

霧薛作霧郭云恐是籀文霧字 公謂天余及如周石本作尙施云害字

鄭云周今省作周 不余及

右九薛作乙文鄭作癸文言除道

吳通作虞 人亦作憇 亟卽亟字 朝石本作勒薛作敕字鄭云卽朝字

夕敬卽西字 載卽西字 載北勿奄勿伏薛作戊字鄭作仗字 畢

鄭云卽畢字或云卽畢字 而出獻 獻薛作獻字鄭作猗字 用

大祝獻 膏薛作高字鄭云今作享 魏薛作魏說

文執與藝同鄭云亦作社 寧同 逢中孔闢籀文 鹿舊本鹿字在上

麋麋避口其口鹿鹿龠龠鄭云即天別本口口

口口口求又口口口口口口是口口

右十

薛作癸文
鄭作巳文

廣川書跋卷第三

周姜敦銘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
得用殆與秦漢間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
下故當時語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為姜氏
則世以為賢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
周為謚者惟伯禽弟守采地居王之畿內世以周
自別後世如宰周公類可以考也其謂姜則王畿

之公也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子分屬王畿者則以采地著其受性命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蓋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別於周矣若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爲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按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

周律當爲權若干爲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爲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爲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爲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間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尔少姜蚤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

矣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
 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
 以正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
 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考於禮
 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
 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膾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腳
 臠臠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為膚
 鼎惟鼎則享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耶
膾音昔乾

肉也腳音香牛臠也臠音熏羊
 臠也曉音察豕臠也見內則

孔文父歛鼎銘

孔文父鼎其制異也魯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蓋
 尊壺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考之有足為尊而著
 尊無足魯公方鼎銘為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
 庶父敦則足如杆彝與同器而父癸彝實為方鼎
 夫鼎之大亨謂以木與火然旅鼎陪鼎雖不受爨
 有亨養之道故鼎以有載也且有舉而行也受食

廣川書跋 三
爲食鼎受飲爲飲鼎食飲之異重醴稻醴清酒黍
醴清酒梁醴則致飲於賓客豈無器而節厚薄之
齊哉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此器爲似其謂之鼎豈
醫馳糟益有火齊而節之謂耶

大夫始鼎

大夫始鼎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咏宮大
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章又曰
大夫始叅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

永寶用按禮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
命將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
書必載之宗彝子孫寶用惟永永無怠以無忘其
初古人於此以侈大王靈而著昭寵其章大矣又
以告後之人其以致戒者此以禮乎取之何哉余
曰此神之約也自商以上則不刻於此矣夫與神
約者非必命祀郊社羣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
宗爲祀而求使子孫不廢用享者此與神約者也

故大約劑書於宗彝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者其刑墨公法治之此其爲約也先儒以彝爲宗廟六彝蓋尊之制爾余謂凡宗廟常器皆宗彝也虞氏宗彝至周分爲二者豈可以宗彝盡宗廟之制哉今考古器存者鼎敦尊鬲等衆矣皆著銘曰彝則宗廟之器其常用者皆得銘之矣不必謂六彝之所書也

宋公醴鍾銘

醴音莖

崇寧三年應天府得古鍾六於崇福院其一爲蓋鍾之宮高一尺四寸八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四寸半橫一尺三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八分橫一尺有二寸其二爲大呂之角高一尺三寸四分鈕高四寸一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五分橫一尺兩欒距一尺六寸三分橫一尺一寸五分其三太簇之徵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二分橫九寸二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其四夾

鍾之商高一尺二寸七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
二寸三分橫八寸八分兩樂距一尺四寸橫尺有
二寸八分其五姑洗之羽高一尺一寸五分鈕高
三寸八分兩舞距一尺五分橫八寸兩樂距尺有
二寸三分橫九寸三分其六 缺

銘曰宋公成之經鍾按史記平公名成當周簡王
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爲平公立四十
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出自

帝顓頊當高陽氏之世樂號六莖今考于書曰經
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爲莖其實一也宋均曰
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此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爲
華以莖爲實高辛氏旣發其英則高陽氏實之于
莖所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其味氣使天下咸得而
遂焉夫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代獨不見
英莖之作於時疑宋爲商後于其國而用之以存
其禮樂茲故得而作也嘗考之襄公世作商頌以

祀成湯故閔馬父曰正孝父按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輯之亂曰自古在魯先民有作夫以按而輯之則孝父所作也太史遷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孝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于郊冥者異於先王故詩詠契之德宋無園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曰大禘夫能祀契

湯商宗有道則其臣宜作頌歌以薦之廟是宋用商之禮樂其作頌者無可怪也考其詩大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嘗有樂則禮用殷也鎔衡三等同之非周制也鞀鼓楹貫於宣王時考父效之如考父不作頌且謂晞尹吉甫者何哉余故謂頌成湯作莖樂則宋之制得以考矣天子方作大成樂以紹百王絕業故嘗求鍾之制不得周之舊鍾存者衆矣側弁則墜而不應橫貫則扶搖而不得定考

擊備設則震掉而或不得盡其音聲有司患之翌
日制詔丞相御史以輕鍾爲正故今鍾得調焉乃
下詔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
盡感德之事哉

宋君夫人餽飢鼎

余旣爲編修官畢完書宋公繼之鼎矣蓋餽爲八
珍或曰有菜之鼎也翌日授書郎黃伯思持宋君
夫人餽飢鼎以問君與夫人竝爲餽鼎此何制也

余曰古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
則饋餽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
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
君與夫人宐各有饋也餽在禮爲糝食糝一爲菜
烝牛羊豕糝稻爲餌則糝以相參爲名自是別鼎
呂氏圖曰飢於字書不見疑爲鉶蓋古鉶爲鉶此
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羹謂之鉶鉶濟也其可謂
之餽哉古文臂鏜爲鉶似鍾而長頸爲鉶飢鼎有

蓋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餽鼎銘

祕閣至味舊鼎其銘曰宋公緜餽鼎少監羅畸摹其款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緜者豈宋自爲諡或以萊地舉耶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爲諡其曰宋公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緜而史爲頭曼孫炎以緜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

班固漢書猶有兜緜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餽鼎食鼎也今飪鼎亦曰餽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餽鼎者糝鼎也傳曰糝謂之餽又曰筍之爲菜則餽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膾無糝鄭康成考于周謂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同古之食饗若糝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膾若糝無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餽

鼎則糝有菜之鼎也

宋公寶簋銘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簋或疑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為據者鮮或不亂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據典禮定為奉祀禮文其書大備禮官請依古作簋簋器上難其事謂禮制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即用為據古

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昭鑑遠矣今考宋公簋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據也

邛仲頰盤銘

邛仲之孫伯彜作頰盤銘曰惟王月初吉丁亥邛仲之孫伯彜自作頰盤用斬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管人以初吉為疑蓋古文以王為則其為正可知按說文頰作沫馬融曰頰面器也傳曰洗手謂之泔洗面謂之澣古之事親者垢

燂潘請饋類與饋同古今文異也邛中萊地當周
 畿內疑為王子弟古有邛疏即其後也余怪古人
 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
 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詞如此
 至子孫之詞不得用此也

周舉鼎銘

高九寸二分濶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二分容一斗六升二合重十四

斤一十一兩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

母為古文舉然此為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
 言舉者眾矣已爵為舉丁卣為舉凡可舉以進者
 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
 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
 舉酌公以爵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為制者
 設之于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為百獸尊
 設于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為一爵而存也
 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蓋

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爲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罕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爲觚其容三升則當古之一斗余知非觚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爲名疑

爲商之時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範與觚異者以無四隅而廉稜皆廢不得爲觚傳曰觚之爲觚以有觚爲廉不爲廉者非觚也或謂舉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癸爲名矣而舉又爲名定誰名耶今鼎有舉爵亦有舉謂可舉也晉杜蕢揚觶其實爲觶後世以爲舉者本此或古人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尊觶于篚古文觶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作觶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

廣川書影 十二
旁氏則與觚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觥寫此書亂
之而作觚耳當漢之世二字相混然癸非商人則
此當爲杜舉或曰何知非商之器曰吾考之禮勝
爵者洗象觚今癸舉則爲四象者以其形制索之
知周物也

匱甲觚

始余得匱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制
蓋古所謂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

合無壇字廉隅其足爲四象考其制則觚也梓人
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
則爲一升禮家於此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晉
韓嬰謂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斝
如此則觚定二升觶定三升古者權量三不當今
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觚是也若匱甲城所得
按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爲觶矣傳曰觚之爲觚
者以有觚也今匱甲器無觚與觶得以觚名矣晉

鄭氏謂梓人之觚字當爲觥觥與觶同制則其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觥大二升觶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長兄弟洗觥爲加爵則觥倍於爵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誤也

齊豆銘

考器之形知爲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

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秦有太公其後世爲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爲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求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可考也

蠶鼎

祕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蠶形余以書傳按之疑爲公子蠶也春秋時如鄭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以蠶制名然自晉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爲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爲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爲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

焉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蠶之字猶爲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服虔曰蠶長尾謂之蠶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蠶毒傷人曰蛆張別切則蠶其毒之及人者也今旣以蛆爲蠶種則不復以螫爲蛆矣以蠶尾爲蠶

則還以蠹爲異文宜其古字廢也

甘鼎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篆爲箕在籀爲期在古文爲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款識深重與蠹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家可識自漢以來功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刻鑿爲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爲周秦間寶器也嘗考于古齊公孫竈生樂施

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爲氏故漢有況其古者廟器以名宴器以字此其爲燕器者與樂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味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爲尊古文老子其爲元或體爲尊王存又爲丌古書亦無爲甘者惟顧野王以甘爲箕後世其疑於此林罕以甘爲其蓋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文廢絕後罕能以古學自考不徒爾也咎走作寶味

鍾銘與季姜歆盃及石鼓皆从甘爲其則林之說
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議罕不能据古而自多臆
說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妄有作也

王子吳歆斝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
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歆斝其糜壽無疆子子孫
孫永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斝而斝見三蒼知爲
鼎也古者以尊壺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以

得爲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
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歆
斝蓋惟宴私用之抱朴子以辱金不可用以爲藥
且爲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慎其所養也古者敦
學卮匱非餽莫敢用之又以口澤不可用器而謂
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据耶意者用以爲享乎或以
此戒之可銘也

寶蘇鍾銘

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
舞距七寸七分橫五寸五分兩樂

距八寸九分橫六寸
六分重十斤五兩

祕閣寶龕鍾銘曰走作朕皇祖文孝寶龕鍾走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亨呂氏說曰太史公稱牛
馬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走自見於書蓋卑以
自謂託於此也或謂託於下走自漢如此周人未
嘗有此嘗考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宜刻名以
自列其曰走爲賤稱非言懼名禮此魯人所慎也
走自是著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

古人於書走足走疋同文在今其有據者如此又
如不可據者尙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
皇祖文孝謂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
魯人衛莊公曰皇祖文王烈祖康未文祖襄公古
人稱文祖文孝不必舉諡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
孝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孝以其皇祖稱孝又
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賡作文孝尊師餘作文
孝彝哉作文孝敦豈皆以文王享乎且諸侯不可

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制也

寶鈸鍾

寶鈸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禮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寸五分衡甬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橫五寸三分兩欒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爲飾又其旁刻字作鳳形若烏鍾飾烏爲名舊號鳳鍾古著字本象形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

有識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爲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爲之小篆轉以爲朋司馬彪曰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爲銘知爲鳳也或曰周之興鶩鶩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虢州古鍾銘

虢州所上古鍾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釐其頂徑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摩滅不可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內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韻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參定尺度明年樂成還之御府迺俾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蓋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器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圖

而盡也今考其制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雖備而祛鼓不辨有舞外承有衡上剡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于經也夫金尚羽其器有六以樂論者皆鍾也故曰中者爲宮其大爲罍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曰鐸如鍾爲鐃如鈴爲鐸此古人所用以咏樂者也今其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鐸于者耶故曰以金鐸咏鼓于寶謂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

其聲如雷當寶之世其器與灋猶世習之不廢故
得備列於此空其考擊不受而無擁隧也漢什邡
縣段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圍如
笳史臣不能盡考故書如此不知其器可考亦異
此說矣方後周時本玉斗以宋度則蔡邕古龠合
按晉前尺大一寸八釐其灋與今黍尺適等則徑
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按之當三尺四寸矣
此或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鍾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鍾景祐中諸
儒議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圖之其高
三尺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
或曰此古景鍾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
金石謂此也後世鑄金之功既廢世或不能知其
制矣管子曰黃帝作五鍾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
也而有景鍾則景鍾自是寶器若夫晉人之銘魏

顧自爲晉景公鍾不知其制與古同異許慎辨鍾
爲酒器而鐘爲樂器今考景鍾咏鍾其銘皆作鍾
不從童也惟寶咏鍾作鐘是知古人於此不一其
書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鍾鼎或藏厚地堙忽間
未出慎不得見之故論書如此

銅敦銘

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
周周頓首奉揚王休命用作文孝寶敦其制與周

姜敦異蓋圓不作龜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
簠簋形同亦不爲蟲獸狀而揜至上飾畫雷火今
旣受命於王爲文孝廟器此必考於制度不敢遺
舊章也其制如此者疑禮文楛缺不能盡考傳禮
曰有虞氏之敦周士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象
大夫刻以龜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形則敦雖通
於上下惟其刻飾異爾豈其爲此圖者不識當時
蟲獸文而誤爲草木之英華者邪周之世有太宰

內宰宰夫在禮在春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
 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譙周曰成王作辟宮其言王
 在於此則既與于夷宮武宮矣蓋王之灋宮也肆
 命王臣必親即辟宮則其禮重矣錫戈珣弁華菜
 絲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制則與禮不合
 蓋享敦祭敦制度不同故上得以兼下其形制則
 亦已辨也

臨淄戟銘

十七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丘
 威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利器堅固宜有傳於後
 其銘曰闕書文猶為科斗形蓋周之未衰也戟有
 鉤其曲甚利或謂矛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
 利相尚今其狀如鉤旁出而內向者此於用不亦
 廢哉豈為鏃者固如此耶余嘗讀字林鏃平底也
 蓋矛亦銅也進戈者前其鏃進矛戟者前其鏃銳
 底曰鏃平底曰鏃以其平底鏃地故謂鏃則鏃者

戟之末其與戟竝存也管樂樂乘槐木而覆或以
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擊子之斷其右肩齊氏
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
為之勾兵酋矛之屬為刺兵蓋戈有胡矛戟有句
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則戟有堅其重
則句牽者所用也管楚授師子焉以伐隨故曰句
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子或謂之鎮音移吳
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

其曲者謂之句戈子曼胡今見古戟有無刃而句
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
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
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空盡從籀學不得
所有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
唐人於季子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

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

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爲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

據晉臨淄得桐棺前牒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卽改自然相合蓋惟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

廣川書跋卷第四

秦公敦銘

商人壩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尙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爲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府讀如對今轉爲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

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故
繼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
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爲
蓋知爲上士之器也

太公寶缶銘

諡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
也魯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
自見然則太上爲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

此考諡如田和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
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爲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
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
考之其以諡爲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
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爲缶呂氏圖爲古
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爲缶
者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
衆也豈可盡據以求合耶傳曰蓋謂之缶鄭康成

許慎服虔皆以缶為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鉅伯作匱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為簠也古之為簠者本或作匱亦或作匱則匱字為匱書畫類也然自古者缶簠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鍾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寅天命保大業故秦虢事或釋

作使繚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敷明刑

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唬同唬夙夕刺刺

頹頹說文曰頹田易居也萬生是敕咸畜百辟

胤士趨趨善緣木走之才文武鎮靜不廷優彼

音燮古文燮从言籀文燮从羊羊百邦于秦執

事匱古文匱味鍾故曰誓柯額翻枝柯也邦其音

耜耜離離孔煌文作其音光以昭零說文音落謂零落也

楚詞曰水凍于零澤音鶴鐸顏之推以孝享以

受毛魯古文作旅多釐眉壽無疆峻惠在位高引有

慶匍楊南仲匍作薄借讀今以文考定當為撫百四方永寶用空

秦味鍾皇祐元年春自內府降出俾考正樂律官

臣圖其狀以黍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尺有

三寸九分深二尺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

尺有一寸柄高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考秦之

先蓋秦嬴受地西平為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

公賜岐西地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日

丕顯皇祖十有二公則秦公不自列於世矣史自

襄公後十二公為景公自非子始邑則十二公後

當為成公自秦仲十二公則為桓公秦至成公世

號為強大其稱受命蓋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則

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剡周自后稷十五王又諸

先王不窋音犬非王而後世以王號推之則秦嬴稱

公可以知矣嗚呼味鍾之作吾知其成公世矣

楊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為桓公非子之後十二

世爲宣公非也。晉嘗考鍾律於前之世，鍾其大曰鑄，鑄小曰棧，中曰剽，編於虞者鍾師掌之。其大曰鐃，此皆用於樂而可以度數考也。聖人制律以定樂，則鍾之大數以律爲度。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是其教得於尺有咫矣。其半損之得四寸半，合爲二尺二寸有半，於律塗律如是，其以律爲廣長，圓徑也。鍾間方六，鼓間亦六，舞間容四，上下十六，以十爲率，不盡於世。此黃鍾之制也。

口大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五寸，準之當得二尺四寸，而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六分，其頂當寸四分，自外度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自內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寸半，而合於周之黃鍾律矣。古人尺度雖不可一至，律始一，龠則皆周尺也。漢制鍾律自晉考信而景祐樂尺所從，案者以黍得也。若夫以玉尺論周，以鐵尺論齊，以水尺論隋，其長率一寸八釐，或至二寸三分，皆不足用以和樂，無怪其

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在西裔禮文樂制無傳
諸夏考於鍾律之度則該本於律而淡於法數其
於昭著勲庸告事宗祧明示威德意皆淡款重識蓋
將以燮調萬邦使工人告和以謂作器而民樂之
矣則銘其鍾曰咏豈亦刻在三庭而盡備樂物以
待鍾求和眾樂者耶若吳楚勾越僻陋在夷不知
紀法絃鍾鎮鼎光華采飾著象真一作異物變前之
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千石其重萬鈞不得用

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廣

一作廣

躡大肆為觀美以

夸震一世者後人增異侈誕相從故延賓之重至
二千八百鈞嘉德之量至受千斛太極之廣至二
十二圍豈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哉周至景王嘗
作無射大林史不著斤鈞觀其政害財匱以逞其
昭大矣功庸棄絕使著事者不得述焉是不若秦
人著灋庸器而本於法制則銘峻功以示後世秦
有得也

詛楚文

又通作秦嗣王散籀文用吉玉宣古宣字璧使

其宗祝邵馨布忠一作告于不顯大沈久讀作

湫巫咸本作不顯大神巫咸呂古以底底楚王

熊相之多臯咎我先君豨穆公及楚成王是讀

寔讀作繆讀作力同心兩邦磐古若盞古壹絆呂啟

婚姻畋姻軫呂齊盟曰桀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

敕古文印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

讀作庸 回無道道淫失讀作甚讀作亂宣麥古

竟從縱變輸讀作盟刺內之鼎籀文武音薄虎

不姑巫咸亞駝刑戮孕啟婦幽刺敕賊古戚拘

圉其叔父寘者讀作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劓冒

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剝烈

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

呂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音許我百牧姓

求蔑灋古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

玉義儀牲速一作逮取悟我邊城新郢及邠長教

悟不設曰可今又悉與其眾張矜忒音府巫咸本作憲籀

文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呂偪悟邊竟讀作境

將欲復其睨睨蹟唯是秦邦之羸眾敝賤韞讀作

鞞輸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去聲之呂自救也巫咸本作

殿古也字亦應尋古受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

靈德賜声古克字劑巫咸本作物古制字楚師且復略我邊

城設數楚王之佞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呂盟

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

所常奉大沈河沔江是為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

其神為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

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

太牢具嬰毛五璧褚山少牢嬰毛一璧驪山太牢

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

祝去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間涿淵之靈或喧呼輒
 與雲仁壽中宐居湫水移於始平故嬰冊有靈應
 而朝那無聞爾雅壁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今日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為宣璧也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
 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
 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表五十二里廣七

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
 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
 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嬰不得而泐也

亞駝

王存又以亞為烏今考鍾鼎銘惡或為亞古人於
 書蓋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
 古文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涇
 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為涇以駝為沱此宐讀惡

池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漚夷水起北地東入河一名滄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黃伯思學士以烏駝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爲是

書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邽又得巫咸

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鍾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刊缺因据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漚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嬰誓大事在盟小

事在詛若詛誓而求狀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丘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構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

謀熊相空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芊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空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于經者蓋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亾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日晉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

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爲雄楚以約從爲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空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郢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

屈匄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爲秦惠文時也懷王歿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鄠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荏關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郢長款猶謂楚人倍犯盟

詛一作誌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為求信於神者
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罍琅邪可
況後先此其為可傳也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
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疾縮法度量刪不壹
歉欵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
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詞焉

今襲號而刻詞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銘故刻左使無疑此
二世詔也晉開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旁有銅塗
鐫字即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鼎而此從貝為異
許慎說文兼有二字蓋籀書文異壹從壺昆吾園
器其從吉聲也壹為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
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
蓋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代鼎彝舊文顏之推

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制之物故得著焉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

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爲之古者鐫刻金石有其灋漢

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金之工殆絕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勅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爲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鍤一其制卽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纔三寸有奇按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蓋其一時所制而鍤爲前詔方爲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余考之卽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連生規規爲渠規渠自是器名故以寓方圓之法後世不知其灋徒守其名率至不知規渠所在此其爲方圓者且得有法數度量可考於

其間耶孟子曰規槩方圓之至也爲規槩以得天
下之方圓則不可無器以寄其灋使人就而正也
韓子曰規有礪荀子曰五寸之槩盡天下之方夫
規之圓也其至於礪則失其圓也此名法之所守
也槩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
器左旋見規右折見槩規槩準繩四者皆器也故
曰大匠與人規槩使知方圓之法至於棄規槩委
繩墨而得方圓平直者吾弗知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厯厯耳
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
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
木刻畫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
摹傳搨臨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
鄭公嘗得此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
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卽邾文公所卜繹地酈

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額名曰畫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邪魏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爲法取之不窮其後邨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剝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晉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絕故是好奇者猶得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歲宋莒公愔其殘剝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

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
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宐在其陰今
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
三面蓋石什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
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
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
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面
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谷所建立蓋鑿石爲穴下

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

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親音親輒音鄰遠黎

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陞于後世史作丞于後世

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

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內外或謂

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陞爲

邊陞若垂後世則當作丞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

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

施于後嗣石尤可考蓋爲昆字咎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于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人貫簪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爲据蓋亦蔽也篆文於後世爲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爲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空過而不問也咎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其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爲患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蓋自愚而不知也

金人銘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印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管秦以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爲河中戴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亡矣爲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鍔伯仲閒也

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灑賢得孺區應勢故筆力常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

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爲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爲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爲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刻銘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據也

廣川書跋卷弟四終



